

万亿央企境外资产未经审计之患

赵志疆



今日论语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近日透露,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3万亿元,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审计。

国企的每一分钱都应接受监督。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海外市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最大的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规模3.8万亿元,海外收入达4万亿元,员工总人数达44.8万。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量占到全国最大的100家跨

国公司海外总资产的85%,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绝对主力。

但走出去的央企到底怎样,却鲜为人知。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定所有人,民众只能从不时见诸报端的新闻中一窥究竟——中信集团2010年年底的海外资产为3626亿元,海外收入1125亿元,但到2012年年底,中信集团的海外资产已经下降至2978亿,当年海外收入更是骤降至602.7亿;中冶集团2010年年底海外资产达到308亿元,当年海外收入187亿元,到2012年年底,其海外资产扩大到365亿,但当年海外收入下降到92亿,下滑了一半……近年来,类似报道不胜枚举,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官员曾直言不讳地

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年,从资产规模上看,收获不少,但失败教训多于成功经验。尤其在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投资,几乎成为失败收购的重灾区。”

任何投资或经营行为都有风险,央企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同样是投资失败,央企既无破产倒闭的风险,其掌门人也没有黯然下课的压力,这就意味着难以真正从中吸取教训。

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某些央企内部的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从一开始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2012年发布实施的《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情节严重,致使企业遭

受重大损失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时至今日,试问有多少央企负责人因使企业遭受损失而承担责任?

只是央企海外资产“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没有审计如何判断企业是否“遭受重大损失”,怎么“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央企的劳动成果不是一种产品或一项服务,而是整个企业的效益,加强管理不仅是维护央企自身发展,更是为了保障全民资产的安全。走出“海外投资不赚钱”的窘境,首先就应强化审计监督,只有确保央企的每一分钱都置于有力的监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有人慷全民之慨,用国家资产四处“交学费”。

新民新语

禁区

华心怡

“危”情,或总是别有魅惑的。

有些人,爱不得。那可能是别人的老公,也可能存利益的冲突。并不是未在法网的触角所及,人们便可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还有一把公众的戒尺,时刻对我们的任性虎视眈眈。人生,是有禁区的。

师生恋,算是禁区之一。

不要想着琼瑶奶奶《窗外》读本中的泪眼婆娑与情意绵绵。哈佛大学上个月正式颁布了一项新政策,明文禁止教授与本科生发生性关系或恋情。此举正值奥巴马政府对几十所高校处理性侵犯指控的方式展开调查之际。当然,哈佛大学不是唯一一个颁布“禁令”的高校。这所名校此前将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罗曼史定义为“不恰当”,并未明确禁止。

新政策还禁止教辅人员(比如研究生)与他们监督或评估的学生发生这种关系。“我们的原则是,如果你正在监督、评估某人或者正在给其划分等级,你就不应该与此人发生关系。”历史学教授艾莉森·约翰逊是艺术与科学学院性骚扰政策和程序委员会的负责人,正是她和她的委员会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这一改变。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也不得不出面表态——不建议禁止,但的确可能存在潜规则。教授协会表示,由于不平等的权力格局,学生和教授的亲密关系很难受到认可,而在含蓄从来不被认为是美德的美国学生行为准则中,投诉与指控多得有些过分。师生恋,可能留给人们的臆想暧昧荡然无存,只剩龌龊。

禁区,自是禁止涉足。但禁区,却从来不是无人区。倘若真是爱,且不负背道德的骂名,倒也有飞蛾扑火之美,说不定还会促成一段浴火新生的佳话。但掺杂了其他鸡鸣狗盗的目的,便倒足了胃口。规矩与法律,绑不住所有人的手脚。灰色地带,禁区之中,总有人怀抱各式各样的理由,以此介入一试深浅。那就做好准备承担后果吧,丢掉一官半职,留下行业污点,走入禁区的先生们如此谢幕,而其他涉禁的众生,抑或将因一时诱惑葬送整段人生。

云眠漫笔

春节里常听到朋友、亲戚说,现在过年没有过去有劲了。刚开始我也应和地说是啊,听多了却不以为然起来。

回想过去我为什么喜欢春节,从一个小孩的角度来看,春节意味着可以吃到平时难以吃到的肉食以及糖果,可以穿新衣服。这些对当下每逢新年都要担心胖几斤、新衣服一年四季都可以买来穿的人们来说,算什么事儿。过去过年还有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在外地工作、插队的亲人可以回来团聚。当时因为工作两地分居的夫妻,因为上山下乡父母子女分离的家庭,数不胜数。绝大多数人家里没电话,更不要说手机、网络了。严酷的管理又不允许在其他时间请假探亲。这种分离之痛,亲人之思,也只有在春节短短几天里可以得到抚慰。所以,在那个物资供应匮乏、骨肉亲人分离的境况下,春节之美好尤其令人记忆深刻了。

相声里朱元璋饿死时喝了乞丐给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感到是世间至美,当了皇帝觉得山珍海味皆不及之,便是这个道理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罗密欧和朱丽叶,如果生在恋爱婚姻自由的时代,他们的爱情就可能没那么凄美壮烈了。然而,我想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也宁可要自由恋爱的平淡。那种要死要活的美,还是留在舞台上好,让真实的人生平淡些吧。

再说了,如今对春节看淡的人

乏味你个头

林明杰 文/画

大多是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君不见,大批从农村到城里来谋生的兄弟姐妹汇成的春运“壮景”以及及时报道的节前讨薪之“烈”吗?你觉

得乏味的春节,在他们心里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什么时候,那样的“壮烈”能自然而然地平淡些才好。

觉得春节乏味的朋友们,知足吧。



自由谭

最近,一则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网上热传。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姑姑们一起回老家高密看望二爷爷。我们回老家那天,来二爷爷家拜年的亲戚熙熙攘攘,他们与姑姑热聊讨论高密城的房价、娶媳妇的彩礼钱,顺便也聊聊中央的反腐……

高密,是我爷爷心心念念忘不了的故乡热土,也是我二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于我,却只是户口簿上的“籍贯”。爷爷活着的时候,每每提起留在乡下的二爷爷就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烟袋锅子在鞋底敲得当当响,抱怨二爷爷没出息。

爷爷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

春节回家看什么?

陈媛媛

80年前,我爷爷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跟如今进城打工的80后、90后一样,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于是背上行囊、独自闯荡青岛。在城市里立足之后,爷爷迫不及待地将从乡下来接来读书,在青岛解放后又送他参加了解放军。显然,爷爷替这个唯一的弟弟安排好了未来的一切。不过,跟爷爷张扬的性格完全不同,二爷爷老实孝顺,抵挡不住太爷爷几次三番催促他回家完婚的“命令”,无奈从部队复员回乡。这一走,他从此告别城市,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

二爷爷眼不花、耳不聋,坐在角

落里颌首微笑。待拜年的亲戚们走后,他将年轻时保存下来的相片、爷爷与他往来的信件、他正在修的家谱,像宝贝一样拿出来,一一与我们分享,看得姑姑们热泪盈眶。

看着那些老照片、正在修的家谱,二爷爷让我想起央视纪录片《客从何处来》中马未都的太爷爷、曾宝仪的四外婆。像马未都的太爷爷,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在“文革”时期,顶着巨大的压力找人续修家谱;像曾宝仪的四外婆,在生活困难时期,裹着小脚出门要饭养活公婆、丈夫。四外婆说,有用的儿子都走了,只有没用的儿子、媳妇留下来照顾父母……

这些历史上的小人物,跟我那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二爷爷何其相似。

翻遍祖宗十八代,我的家族平凡到无足挂齿,一字排开其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心想,不就是这一个个在主流史料中没有脸孔、没有名字,甚至连最亲的家人都未必知道的他们,经历过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又切切实实地活过的人们,在一起才能成为历史的洪流吗?

曾宝仪笔下这些籍籍无名的家人、祖先,就是一群我二爷爷这样看似无能、老实的小人物。令人惊诧的是,这种小人物身上流淌出来的温情与坦荡,又总能让坚硬的内心变得柔软,让父母、伴侣、儿女觉得内心踏实,让出生在异乡的孩子,感觉到祖籍、故乡并不仅仅是户口本上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名,而是窗前的明月光、心口的朱砂痣。



新民随笔

满城皆是机器人

张晓然

那天看新闻,见杭州一家餐厅,为了应对春节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后人手短缺的窘迫,买了两台机器人回来救场,充当上菜的堂倌。当机器人服务员乖巧地把火锅料递到顾客手中时,赢得众人的好奇与欢快。上海也有家餐厅,早已用了机器人,而且算了笔账,不用给他们缴付四金,不必给他们放假,蛮划算的。

我乐了。家里钟点工正巧回老家过年,咱也去租个机器人回来洗衣、扫地如何?说不定还能下厨房炒菜煮饭。老母亲病在床上,护工也回去团圆了,最好也请个任劳任怨的机器人,翻身擦背、端茶把尿,全都会做,该有多好!

进一步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中。其实,请机器人不仅是补劳动力的空缺,还能补技能与素质之缺。上海有千万外地人在各行各业做工,比如说快递、餐饮、维修、装潢、清洁,甚至城管,也是外来务工人员在线撑着。这一人群中的大部分,当然是勤劳智慧努力的,但实事求是说,其中也有相当部分人的素质,的确跟不上在国际大都市上岗的水准。有次在菜市场边,见二三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在值勤,其中一个边抽烟,边不停地往地面上吐痰。我忍不住提醒他,你这么不文明,怎么能管别人文明呢?他操着外地口音向我道歉,可离开后,见他照旧。离家不远的一条马路,工人挖了修,修了挖,我很好奇,便去看个究竟。见几个外地工人,正围着张简单的图纸,互相指责搞错了。我时常感叹,要是一些外来务工者,当然也包括一些本地人,不在路边方便,不乱抛物,不骑助动车闯红灯,做家政和护工的专业知识再提高些,城市生活可能会更美好些。

但要提升他们的素养文化,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再说,他们到达了更高层次,大概就不会甘心做服务性工作了。如果能设计生产出千千万万个标准服务员的机器人,把老百姓的生活服务全包揽了,就太美妙了。

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但想象也未必不合理。上海正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科创中心的重心除了要服务国家战略,重心是否还是要放在民生上?我们的神舟号飞船早已进入太空,接地气的机器人又有何难?盼望能像“贴心棉袄”的家中儿女那样提供优质服务的机器人,能满街跑。